



一座山两代人 四十余载的“绿色守护”

新华社记者 黄韬铭

今年3月12日是我国第45个植树节。天刚蒙蒙亮,65岁的王石贵就起床了,麻利地吃过早饭,穿上工作服,拿起便携望远镜和镰刀,走出花木山林场瞭望塔,一头扎进密林。护林员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花木山林场地处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林场距离陆良县城30余公里,海拔2300多米,总面积7400亩。王石贵每天的任务,就是对林场进行火情监测,守护树木。这里山陡林密,人迹罕至。每次出巡,陪伴他的只有无尽的松涛和叽喳的鸟叫声。“巡一趟至少要花4个小时。每天巡两趟,一天就过去大半了。”王石贵笑着说。这样的日子,他坚持了24年。

王石贵的妻子满美焕也住在瞭望塔,二人共同守护这片林海。多年前丈夫刚上山住进瞭望塔时,她就

每天往返于山上的林场和山下的村子,给丈夫送饭或做饭。12年前,她也被聘为护林员,与丈夫一起守护青山。森林防火期他们每天都住在山上,与青山松林相伴。“瞭望塔就是我们深山里的家。”满美焕说。

心系青山,王石贵夫妇形成了独特的生物钟:凌晨两三点一定会醒。山上本就风大,夜里更是如此,紧闭的门窗挡不住呼啸的风声。“那么大的风刮着,万一哪里着了点火星子,后果不堪设想。”王石贵说,“不来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山势陡峭,有些地方需要手脚并用才能上去,再小心也难免有受伤的时候。5年前的冬天,满美焕在给丈夫送饭的途中不慎滑倒,右腿膝盖重重磕在路面上。即使到现在,天冷时还会隐隐作痛。“得拄着拐杖才能爬楼梯。”她说。

常年与青山为伴,夫妇二人和孩子们聚少离多。但只要想起花木山林场的创造者“陆良八老”,王石贵夫妇又深感鼓舞,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20世纪80年代初,陆良荒山遍布,乱石嶙峋,当地人将之称谓“光头山”。为改变现状,8名正值壮年的汉子带头上山扎营,植树造林。多年来,他们建成了7400亩林场,累计承包植树造林13.6万亩,曾经的“光头山”现已是一片郁郁葱葱。松林绿了荒山,岁月也白了鬓发,这8名老人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陆良八老”,2014年还被中宣部、全国老龄办评为“最美老有所为人物”。

当年上山造林的“陆良八老”,如今尚有两名老人在世。其中,当初种树的王长启已经85岁,在身体允许的时候,他会让人陪着到花木山看看这片林子。“把树种好,把树种活,我们的

生活才能越来越好。”王长启说。

这几天,陆良县龙海乡已经在花木山开展了新一年的植树活动。龙海乡林业站站长徐见林介绍,龙海乡今年计划完成义务植树3万株,“让山更绿,生态更好。”

“我就想守好这里。这是老一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保护好。”王石贵说。朴实的语言早已内化为夫妇二人的坚定信念,日复一日践行着。24年来,花木山林场从未出现过任何火情,这是他们最自豪的事。“以前那些还没我膝盖高的小树,现在一棵棵都已经有两层楼高喽!”满美焕笑着说。

在如今的花木山上远眺,满目青翠,华山松迎风挺立,风吹过密林,带起阵阵松涛。青山不语,却见证了王石贵夫妇的坚持和守护,也见证了“陆良八老”精神的传承。

委员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徐睿霞:

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本报记者 孙金诚

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5年的主要工作中提到,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这让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徐睿霞倍感振奋,这正是她今年提案关注的问题。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10多年,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但仍存在补奖标准偏低、难以规避自然灾害对草原生态的负面影响等问题。”徐睿霞表示,目前的补奖标准远低于市场草场流转价格和牲畜市场交易价格,补贴收入与减畜损失之间差距大,很难满足广大牧民持续稳定增收的要求。此外,从严格意义上讲,现有补奖政策仅仅是牧民因保护生态而失去的生产性收入的机会成本补奖,并非是草原生态向区域或全国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的补偿。

为此,徐睿霞建议,提高草原生态补

奖标准,建立长效增长机制,使牧民享受补奖政策的收益不降低,调动牧民实行禁牧和限牧的积极性,巩固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成果,促进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建议增设草原生态价值补偿项目,进一步优化补奖成效评价,推动由按‘畜’评价向按‘草’评价转变,并按照生态服务价值补偿原则,对草原生态服务价值进行科学评价,加大生物多样性及草种资源的角度,加大对北方草原种质资源保护、培育和开发利用的投入力度。同时,对地方建立的重要草原种质基地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构建恢复、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系统功能的长效机制。”

此外,还要加大对草原自然灾害的保障投入,强化牧民生产生活的基础保障,提高应对草原自然灾害等风险的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张少康:

规范生物降解材料使用

本报记者 林仪

为减少传统塑料垃圾对环境造成的“白色污染”,我国相继出台“禁塑令”等政策,以期实现生物可降解材料产品对传统塑料一次性制品的替代。然而,生物可降解材料目前却面临市场混乱、缺乏行业标准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张少康表示,目前,我国对生物降解材料政策推动力度不足,一次性可降解塑料制品的降解率要求为60%,远低于国际水平的90%。各地“禁塑”政策执行力度不强和监管不到位。而企业也面临前期投入技术研发资本额较高、生产项目建设管理成本高、产品生产成本明显高于石油基材料、投资回报周期长、短期内能够获得的收益率极低等问题。

为此,张少康建议完善生物降解材料行业政策和标准设计,提高一次性可降解塑料制品的降解率要求,禁止“崩解”“伪降解”材料/制品例如聚乙烯

(PE)、聚丙烯(PP)等传统石油基不可降解塑料制成的一次性塑料袋、一次性餐具、快递包装袋等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指导政策,并指导各省建立一次性塑料材料/制品“白名单”,建立检测中心,促进各地监管部门严格科学执法,确保生物降解材料合理使用。

生物新材料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物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但目前该产业还未纳入环境保护或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名录,极大地限制了产业发展。张少康建议,出台有关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方面的优惠政策,使生物降解材料行业享受“三免三减半”或“收入减按90%计”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同时将其纳入《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退税比例不低于70%。

全国政协委员杨丹:

长江黄河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亟须建立

本报记者 韩冬 通讯员 周嵩倩

“四川作为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核心区,近年来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在生态保护补偿方面要走的弯路还很长,政策瓶颈等问题也比较突出。”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主委、西南交通大学校长杨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了他关注的生态保护补偿问题。

杨丹介绍,中共二十大报告在“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中明确提出了“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更是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在调研中也发现,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工程浩大,资金投入需求和省级财政出资压力都非常大,目前国家层面的政策指导、支持

和协调还不够。

为此,杨丹撰写了关于建立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高位推动,包括建立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国家部委常态化指导协调机制;从长江、黄河全流域“一盘棋”角度推动全流域全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同建立、参与补偿机制;出台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技术规范,支持技术研究机构加大对情况较复杂的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创新技术研发。对于上游省份四川,提案建议通过中央财政更大力度地“以奖代补”,支持四川继续作好综合补偿、市场化多元化补偿、生态保护补偿与价值实现协同等工作,推动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持续迭代升级,贡献更多好的经验和做法。

全国政协委员秦斌:

加快制定《永定河保护条例》

本报记者 张原

永定河是首都北京的母亲河,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生态廊道,也是国家水网建设骨干水资源配置通道,其保护治理直接关系到京津冀的生态安全、首都水安全。全国政协委员,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秦斌多年来关注永定河保护治理,两会期间他提交提案,建议制定《永定河保护条例》,构建科学有效的永定河保护治理制度体系,防范和纠正各种影响永定河保护治理的行为,支撑和推动永定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目前永定河流域投资公司以“投资主体一体化带动流域治理一体化”的模式开启了新一轮永定河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但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上游生产生活方式粗放,极其短缺的水资源未能切实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作用;涉及永定河流域的各种规划之间缺乏有效统筹,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与生态廊道建设、滨水公共空间利用等存在制度上的冲突;流域上下游五省市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不足,文旅

产业发展和文化廊道建设尚需予以规范等。”在秦斌看来,当前永定河保护治理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问题,亟须由国务院制定出台《永定河保护条例》予以解决。

秦斌认为,要突出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建立健全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建设与运行制度;突出全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立健全流域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以及农业节水交易、生态补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机制。

“建议注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河湖保护利用,建立健全规划与管控、河湖保护管理、滨水公共空间利用等制度;突出流域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等不同主体的职责关系,特别是将以投资主体一体化带动流域治理一体化的永定河保护治理新机制予以法治化。”秦斌提出,《永定河保护条例》要突出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明确绿色产业发展、绿色能源发展的各项措施;突出永定河文化传承保护,建设永定河文化基地和文化廊道,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



“拥抱春天 播种希望”

为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响应建设生态涵养谷。3月12日,北京市平谷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北京市消防志愿者服务总队、平谷团区委等6家单位开展“拥抱春天 播种希望”主题志愿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辖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青海湖沙区生物治沙技术取得新突破

新华社西宁3月12日电(记者 王大千 白玛央措)记者从青海省科技厅了解到,经过四年科技攻关,由青海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研究所共同完成的青海湖沙区“植物活沙障”系列技术最近通过专家组验收,相关成果在实践中成功应用,为高寒沙区防沙治沙提供了技术支撑。

青海湖周边沙区海拔约3000米,属高寒地带,氧气稀薄,风大天寒。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受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人为放牧共同影响,湖岸土地加速沙化,形势严峻。

青海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登山已连续30多年参与、主导青海湖沙区治理项目。张登山介绍,新突破来自2019年启动的“青海湖湖东综合防沙治沙及沙产业试验示范”项目,课题组在以往大幅

积固定流动沙丘的基础上,探索选育新型植物品种,把麦草沙障替换成“植物活沙障”,发展沙产业,实现更大生态、经济效益。

据介绍,项目遇到的难题有四个:一是风大,苗木难以扎根;二是土壤层较薄,难以保水保肥;三是紫外线强,地温低,苗木成活不易;四是鼠兔等野生动物刨食,苗木难管护。

“2020年春,团队尝试在春季第一场透雨后的三五天内播种栽苗,当年植物成活率超过85%,由此确定了有利于苗木扎根的最佳种植时间。”张登山介绍,“植物活沙障”是“燕麦沙障+乌柳”“燕麦、冰草沙障+花棒”和“燕麦、多年生牧草沙障+菊苣”等种植模式的统称,这些乔灌木树种与草本植物优势互补,形成规模,锁住了土壤层

水分,有效抵御了干冷气候。

树种选育是项目成功的关键要素。张登山说,科研团队分析青海湖地区树木生长的关键限制因子,对植物的高海拔环境适应性进行评价,重点攻关树种筛选与繁育技术研究,“开始试种的沙冬青、板蓝根等,都因根系被鼠兔刨食而淘汰”。

在项目实施期间,青海湖东建立了乡土植物种苗繁育基地20亩,试验示范区面积1000亩,“植物活沙障”成活率超过90%,保存率达85%。来自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的验收专家组认为,新选育的灌木、中药材、草本植被在示范区的种植平均盖度达65%,表明“生态+经济治沙”的方向准确可行,系列技术成果有很大推广应用价值。

湖北黄石:

生态复绿四十载 “石海”已然变“绿洲”

新华社记者 王自宸

“种树讲究‘三埋两踩一提苗’,这样才能提高成活率。”阳春三月,在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国家矿山公园二级平台道路边,大冶铁矿老矿工肖萌正和同伴们一道栽植100多株刺槐树苗,挥锹铲土、提水浇灌,动作十分娴熟。

在矿山边植树,58岁的肖萌已坚持了近40年。他指着不远处的一片葱绿山头告诉记者,过去,那里是寸草不生的废石场;如今,他种下的一株株树苗已经连片成林。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所在地曾是大冶铁矿的露天开采场。常年开采矿产,不仅将这里的3座矿山挖成了落差400多米、坑口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采坑,采掘过程中剥离出来的3亿多吨废石也堆积成山,绵延达十多公里。

“天晴灰尘起,下雨泥浆

流。”肖萌说,不仅采矿工人深受其害,周边的村民也因废石场时常发生山体滑坡、水土流失而苦不堪言。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管理处负责人阎红勇介绍说,其实,早在“大冶铁矿”重建投产之初,人们就预判到废石场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并谋划以植绿的方式加以整治,但废石场的石头硬度大、不保水、难固氮,一般植物很难生长。

阎红勇说,当地技术人员历经多年努力,终于发现根须丰富的刺槐抗旱和固氮能力强,能够在这些岩石上成活。从那时起,大冶铁矿职工与黄石干部群众一道,每年有数万人来到这片废石场种植刺槐。

“条件还是太恶劣,不是所有种下去的刺槐都能活。”73岁的大冶铁矿退休职工吴方起说,为了让树苗能成活,大家先在废石

堆上挖一个大坑,在坑中垫上矿渣、肥料等,然后再种下树苗,每隔几天还要来浇浇水。“石头缝里种树不容易,种失败了一株,就补种两株,每人每年都要种几十株。”

40多年来,这片废石场上先后栽下100多万株刺槐,形成360万平方米的绿化复垦生态林,过去的“石海”已然变成了“绿洲”。

“过去销矿石,现在‘卖风景’。”阎红勇说,如今的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每年吸引游客30多万人次。特别是每年槐花盛开季,香槐雪海与入山人海相映成趣,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纷纷前来观赏“石头上种树”的生态奇迹。

阎红勇说,这几年,美化、绿化、亮化工程在黄石国家矿山公园遍地开花,矿山变花园,设备变景点、矿工变导游,景区开发力度和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也越发深入人心。

我国森林面积已达2.31亿公顷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严赋憬)3月12日是我国第45个植树节。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当日发布《2022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目前,我国森林面积2.31亿公顷,森林覆盖率达24.02%;草地面积2.65亿公顷,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0.32%。

根据公报,我国科学绿化持续深入推进。2022年全国完成造林383万公顷,种草改良321.4万公顷,治理沙化、石漠化土地184.73万公顷,发布“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各类尽责活动262个。

城乡绿化美化同步推进,绿化质量逐步提升。授予26个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全国国家森林城市数量达218个。100多个城市开展了国家园林城市建设,全国各地建设“口袋公园”3520个。全年完成公路绿化里程近10万公里,铁路线路绿化率已达87.32%。

公报还显示,2022年林草资源保护管理成效明显,生态美百姓获得感新成果。全面建立林长制,全国各级林长近120万名;全年森林草原火灾受害率持续保持历史低位;完成草原有害生物防治1384.6万公顷。全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8.37万亿元;全年完成油茶种植13.33万公顷、改造26.67万公顷,茶油年产量有望突破100万吨。

瞭望塔里的31年,他是万亩林场的“眼睛”

新华社记者 杨欣

初春,小雨淅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城外,8万多亩的国有林场内雾气升腾,郁郁葱葱。在这片林海的最高处西门坡,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白色火情瞭望塔,55岁的黄同维在这座瞭望塔里,一守就是31年。

榕江县是贵州省传统林业强县之一,森林覆盖率达74.18%,位居全省第三。早年间,没有卫星和监控,林间火情只能靠人眼监测。1992年,榕江县万亩林场成立,修建了这座五层的瞭望塔。24岁的林场职工黄同维接下了观测火情的任务,搬着行李进了塔。

瞭望塔顶,一张被磨到掉漆的椅子见证着黄同维31年的工作。他坐在那里紧盯着眼前的万亩林场,累了就起身走走,在几平方米的方间活动筋骨,水泥地面已经走得光滑锃亮。“最远可以看到十几公里外,一溜白烟说明火情不大,或者只是村民祭祀烧纸,如果是一排烟还带着黑色,那就严重了。”黄同维说。

黄同维成家后,妻子吴再琼跟他上山进塔,成了一名义务瞭望员。“有了孩子以后后不开班,只能背着孩子一起守塔,年夜饭也是换班吃。”吴再琼说。

黄同维至今记得刚来那几年的光景:山顶不通水和路,用水要到山下林场挑,生活用品要到镇上买。“一个来回能走三四个小时,一个月要去四五次。”黄同维说。于是,夫妻俩开垦荒地,养鸡种菜,一点一点打造了自己的小家。

31年里,黄同维在妹妹结婚时去过一次浙江,儿子上大学时去过一次贵州,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出门都要选雨季,不然走得不踏实。”黄同维说。

31年间,黄同维守护的林场从未发生过大面积的森林火灾和盗砍滥伐事件。他多次被县林业局评为“先进工作者”,两次被黔桂两省(区)护林防火联防指挥部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护林员”。

被问及最骄傲的事情时,黄同维并没有提到这些荣誉。“我是这片林子的‘眼睛’,没发生大火,少发生小火,就是最大的欣慰。”黄同维说。